

嘉大中文系讀書會

〈古典文學專題讀書會〉

成果報告書

樂府詩專題

執行期間：_114_年_3_月_3_日~_114_年_5_月_19_日

讀書會內容：

讀書會主題：

古典文學專題讀書會-樂府詩專題

壹、學習動機：

漢代樂府官署承周朝禮樂典章傳統而設，一方面提供朝廷典儀詩樂，若各類祭祀、慶典、宴飲和軍樂等等，另方面接續《詩經》採集、吟唱各地歌謠該傳統，以為天子移風易俗、治理天下的憑藉。爾後歷朝樂府詩的製作，有應典禮或饗宴需要者，亦有一時的風行歌謠引起的翻唱變新，有得民間與上層社會常交相影響。至於歷代文人模擬甚至自創樂府詩，有些懷抱經國志向，或者意欲復興詩教諷諫傳統，有些傾向模擬練習，或者馳聘才氣。於是後來的詩歌題材若遊子行人、閨怨和邊塞，還有自鳴不遇，或醒世、勸慰等吟詠套式，以及詩歌的書寫手法若物色相感、典故比擬等等，當然不可忘的，還有那倚聲歌詩渙發情韻的文學傳統，亦與樂府詩的流行有著或深或淺的關係。要之，環繞古代「文士」身分和詩歌吟詠的各種現象，多可在樂府詩上獲得應證。加上樂府源於民間歌謠，且繼承《詩經》的敘事成分，極具有反映時代現象的藝術作品。因屬民間歌辭，語言樸實自然，形象鮮明，敘事描物深刻，其中又有大量的對話，深具畫面感。本計畫將介紹漢樂府的源流、發展與特色，並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文本進行導讀。

貳、學習內容：

以張夢機、張春榮《公無渡河：樂府詩賞析》為根，以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為輔，承接前人之研究成果，並嘗試於樂府詩歌文學之研究，積極自學以專書為主、網路科技為輔，尋找學術的新觀點。

本會的目標在於奠定同學的樂府詩歌的發展體認與賞析。透過作品導讀的訓練，可以明瞭詩歌的演變歷程與各類體裁的特色，藉以掌握學習、分析的基礎條件。而且，透過詩歌的選讀，可以從前人的詩歌中披沙揀金，擇其精華。

參、時間規畫

每次討論3小時，並提出問題與成員們進行討論。茲附上計劃表如下：

預定時間	探析內容
3/3 (一) 18 點-21 點	樂府詩史概論
3/10 (一) 18 點-21 點	樂府詩風格、內容概論
3/17 (一) 18 點-21 點	〈白頭吟〉、〈怨歌行〉賞析

3/24 (一) 18 點-21 點	〈孤兒行〉、〈東門行〉賞析
4/7 (一) 18 點-21 點	〈婦病行〉、〈戰城南〉賞析
4/21 (一) 18 點-21 點	〈燕歌行〉、〈怨詩行〉賞析
4/27 (一) 18 點-21 點	〈七哀詩〉、〈估客樂〉賞析
5/5 (一) 18 點-21 點	〈折楊柳歌〉、〈走馬川行奉送大夫出師西征〉賞析
5/12 (一) 18 點-21 點	〈戰城南〉(新樂府)、〈兵車行〉賞析
5/19 (一) 18 點-21 點	綜合討論：樂府詩的價值

肆、學習方式：

與會人員：讀書會組員

時間：參見時間規劃表

地點：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人文館二樓 J213 (加線上)

1. 主題探析：每次聚會，每人需先熟讀指定篇章範圍，如時間規畫表所述，
2. 共同討論：針對當周的內容進行討論，提出問題進行探討、佐以作品補充證明其特色並進行賞析相關性、有無特殊的藝術手法等，每人至少提出一個問題進行討論。
3. 結論：針對該週討論內容做出總結。

伍、經費：

5000 元。

品項	單價	單位	數量	總價
講義印製一	500	本	5	2500
講義印製二	500	本	5	25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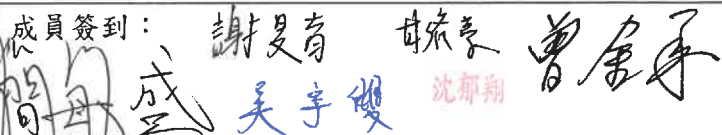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會——樂府詩專題

讀書會會議記錄

03/03(一) 18:00~21:00 第一次讀書會	讀書會主題： 樂府詩史概論 地點：人文館 J213(曾金承老師研究室) 成員簽到： 謝長育 吳子雙 甘宸宏 陳威 沈靜淵 曾金承
會議內容： 樂府詩最早起源於秦代，到了漢代有樂府官，經歷魏晉南北朝的發展，至唐代又有新的改變，形成「新樂府」。秦代樂府並無過多記載，僅在銘鼎上有記載。至漢代，漢武帝時期所設立的「樂府」，這是一個官方機構，負責採集、整理、創作音樂與歌辭。漢樂府詩多為民間歌謠，題材廣泛，風格質樸，「緣於哀樂，感事而發。」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與情感。如〈陌上桑〉、〈孔雀東南飛〉等作品，以敘事見長，描述愛情悲劇或社會現實，成為後世傳誦的名篇。至魏晉南北朝，樂府詩側重在浪漫抒情上，這基礎之上又分成兩條路線：北朝樂府和南朝樂府。北朝樂府被定調成「野性的呼喊」，在情感的表達上坦率直白；南朝樂府如吳歌西曲則纏綿悱惻，相較於北方，南方的樂府在說情上更曲折、隱晦。樂府詩到了唐代，亦有新變。盛唐時李杜便有「舊題新作」，描寫當代人民的生活，如杜甫〈兵車行〉。中唐時，白居易、元稹發起「新樂府運動」，主張詩歌應關注民生，反映社會現實，提出「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。」強調詩人對時事的沉思，對社會不平、矛盾現象的批判。如白居易的〈賣炭翁〉深刻揭露百姓疾苦，使樂府詩成為社會批判的利器。	
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會——樂府詩專題

讀書會會議記錄

03/10(一) 18:00~21:00 第二次讀書會	讀書會主題：樂府詩風格、內容概論 地點：人文館 J213(曾金承老師研究室) 成員簽到：
會議內容： 樂府詩的內容多反映民間百姓生活多彩的面貌，其寫作題材與傳遞的情感、作品風格，也隨著時代更迭而有所分別。兩漢樂府詩的特點在於其側重「敘事」，「感於哀樂，緣事而發。」即是前人根據此時期詩作內容精闢的總結。雖然這些樂府詩中敘述的事件，對於現今的我們來說，已經失去了新聞的價值，然而故事中所要反映的精神與情感，卻能跨越時代的限制，使我們感動。兩漢樂府詩內容取材繁多，既有孤兒受虐待的辛酸苦楚（〈孤兒行〉）、婆媳間的爭執與衝突（〈孔雀東南飛〉）、描寫戰爭的殘酷與悲涼（〈戰城南〉），將可憐的小人物遭遇栩栩如生反映在我們眼前；也有男女間真摯情感的經典佳篇，如〈陌上桑〉、〈羽林郎〉……等，可見其涉略的範圍幾乎涵蓋了平民百姓生活的各個角落，為我們呈現出不同於史傳文學的漢代生活風采，情真意切、感人動心。 進入南北朝後，樂府詩的內容便隨著分裂的時代、民族特性而各自呈現輝煌。南北朝樂府相較兩漢樂府詩重於敘事，更突顯樂府的「抒情」。前人總括南方與北方樂府的特點，以「別有幽情」為南朝樂府的基調，「野性的呼聲」則代表北朝樂府。南朝樂府又以吳歌、西曲為主，其發源地一為江南水鄉、一為荊楚平原，二者皆是商業繁盛的富裕之地。楚地浪漫的環境，與商人別離的現實，為南朝樂府的纏綿綺思提供養分。北朝樂府充斥好俠尚武的精神，乃因歷史、環境、民族等因素影響，而催生出直抒情感、大膽積極的風格。北朝樂府不以情愛為主體，多有反映戰爭殘酷、社會問題的詩歌。其內容題材比起大量歌頌男女纏綿柔情的南朝樂府，來得更加豐富。 唐代樂府繼承兩漢樂府「感事而發」的精神，著眼於現實，勇於批判時事。初唐時期的樂府作品，題目仍舊沿襲樂府古題，然在內容、意境上卻別開生面，如李白〈戰城南〉、高適〈燕歌行〉，在哀吟沉思之餘，發出理性的呼聲。之後新樂府出現，又使得樂府詩有了新的面貌。杜甫為此舉之先路，自創新題（三吏三別）又在其中諷諭現實。白居易為新樂府創作的一大推廣者，大量創作新樂府，反映他對於現實矛盾與不公的沉思。兩漢樂府與唐代新樂府雖同為對事情的沉思，屬於社會寫實面向的描寫，但是其作者身分有別，內容有些不同。兩漢樂府的作者大都是平民，其側重於個人的哀樂；唐代新樂府創作者為文人階層，其內容更偏向於反映社會大眾的病痛。 藝術手法上，樂府詩在語言結構獨樹一幟，因其最初作為配樂演唱的唱詞，保有語言的韻律、節奏。其句式大抵以五言和雜言為主，南北朝以五言四句的小詩為主，唐樂府則以七言為主。諧音、複疊、頂真等修辭的運用，為樂府詩作為民間語言作品的特徵，	

也使得詩句更有歌謠的旋律感。

藉由對內容、藝術手法的了解，我們在接觸樂府作品時能更快速掌握每篇作品的特點，進而加深個人理解、記憶，也讓我們在繁多的樂府詩作品中找尋閱讀的捷徑。
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會——樂府詩專題

讀書會會議記錄

03/17(一) 18:00~21:00 第三次讀書會	讀書會主題：〈白頭吟〉、〈怨歌行〉賞析 地點：人文館 J213(曾金承老師研究室) 成員簽到：謝昱育 吳子雙 曾金承 謝昱育 吳子雙 曾金承 謝昱育 吳子雙 曾金承
會議內容： 〈白頭吟〉的開篇以「皚如山上雪，皎若雲間月」兩句起興，描繪了愛情應有的純潔無瑕，猶如高山的白雪和雲間的明月。這種比喻既形象又生動，突出了對愛情純潔性的嚮往。接下來的「聞君有兩意，故來相決絕」，直接點明了詩的主題：愛人的變心使得女主人公決意斷絕這段感情。這種直白的表達，透露出她內心的決絕與痛苦。 「今日斗酒會，明旦溝水頭」兩句，描述了他們最後的聚會，以及即將到來的分離。這種對比手法，強化了離別的悲涼之情。「躑躅御溝上，溝水東西流」描寫了女主人公在御溝上徘徊，溝水向東流去，象徵著過去的感情一去不復返。這種景物描寫，寄情於景，增強了詩的感染力。「悽悽復悽悽，嫁娶不須啼」表達了她內心的無限悲傷，以及對婚姻的感慨。她希望找到一個真正專一的人，白頭到老，不再經歷這種痛苦。「竹竿何嫋嫋，魚尾何篸篸」以釣魚作比喻，象徵男女之間的情投意合。這種比喻，使詩的意境更加生動。最後的「男兒重意氣，何用錢刀為」則表達了對男子應該重視情義，而非金錢的期望。這既是對愛人的責備，也是對理想愛情的嚮往。 但關於〈白頭吟〉的作者，歷來存在爭議。晉代葛洪的《西京雜記》記載，司馬相如欲納茂陵女子為妾，卓文君作〈白頭吟〉以自絕，相如乃止。然而，《宋書·樂志》則認為〈白頭吟〉等是漢代街巷間的民歌。此外，《玉臺新詠》收錄此詩，題作〈皚如山上雪〉，並未提及卓文君。因此學者認為，將此詩歸於卓文君，可能是後人的附會。無論作者究竟是誰，〈白頭吟〉都以其真摯的情感和生動的描寫，深刻地表達了對純潔愛情的嚮往和對變心之人的決絕，成為中國古代詩歌中的經典之作。 〈怨歌行〉是一首著名的古詩，傳統上被認為是漢代才女班婕妤所作。詩中以團扇自喻，表達了女子由得寵到失寵的哀怨情懷。然而，關於此詩的作者及創作背景，歷來存在爭議。《玉臺新詠》記載，漢成帝的婕妤班氏失寵，被安置在長信宮，作賦自傷，並寫下這首怨詩。然而，南朝文學評論家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明詩》中指出，漢成帝時期的詩作中，並未見到署名的五言詩，暗示此詩可能並非班婕妤所作。 這首詩通篇採用比喻手法，借團扇的遭遇，抒發女子失寵的哀怨之情。詩中將團扇比作自己，描繪了從得寵到失寵的過程，情感真摯，語言樸實，具有很強的感染力。無論作者究竟是誰，〈怨歌行〉都以其真摯的情感和生動的比喻，深刻地表達了女子失寵的哀怨，成為中國古代詩歌中的經典之作。	
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會——樂府詩專題

讀書會會議記錄

03/24(一) 18:00~21:00 第四次讀書會	讀書會主題：〈孤兒行〉、〈東門行〉賞析 地點：人文館 J213(曾金承老師研究室) 成員簽到：謝長育 甘銘亭 沈郁翔 吳子雙 曾金承
會議內容： 漢代樂府從「緣於哀樂」到「感事而發」形成「敘事」精神，〈孤兒行〉寫孤兒在父母雙亡後被兄嫂殘酷奴役的痛苦，而〈東門行〉則寫出戰爭之下，為了養家活口而鋌而走險的夫妻的心聲。 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」親人的離棄往往比現實生活的不易還要來得殘酷，〈孤兒行〉便是以孤兒視角描寫出的哀聲無樂之詩。詩中共分成孤兒行賣、行汲、翻倒瓜車三個動作，三段敘事以四言為主，使全詩細密緊湊，呈現孤兒終歲無暇，不停工作的悲情。第一段孤兒以今昔相照，昔日父母在時「乘堅車，駕駟馬」但現今是兄嫂命孤兒南北奔波行賣，臘月歸來已歷經風霜，只剩疲憊困頓的憔悴，但兄嫂卻不使他休息，言辦飯、言視馬、上高堂、行取殿下堂，生活的苦楚讓孤兒淚如雨下，不禁涕泣。第二段孤兒行汲，冒寒到遠處取水，朝出暮歸。孤兒的雙手為之破裂，腳上連雙草鞋都未穿，踩著寒霜，心中哀切，覆蓋在寒霜下的荊棘無情地扎進他的腿，拔去後，其刺卻折斷在脛肉中，劇痛難忍，這使孤兒更加悲哀，淚涕漣漣，衣不蔽體的生涯讓孤兒早已沒有活下去的意志，寧願地下黃泉與父母相見，更不願在現實生活中受此勞苦。第三段則描述孤兒瓜車翻倒後，路人不僅不伸出援手，還將瓜皆拾走「助我者少，啗瓜者多。」世態炎涼，孤兒只能眼睜睜看著瓜被拾走，微弱的祈求將吃完的瓜蒂歸還，才能讓兄嫂不責怪於他，可謂卑微而無助。最後孤兒以悲情獨白作結，孤兒寫信告訴地下黃泉的父母「兄嫂難以久居」，展現孤兒對父母的情深意切，以及自身對身世命運沉重的悲鳴。 詩經〈北門〉描寫貧士的悲哀，而〈東門行〉則透過夫妻對話的敘事方式，描繪出環堵蕭然的悲哀艱難之情。全詩集中在歌詠丈夫臨行前的一瞬間來書寫，刻劃了丈夫出門行搶的迫切心理。詩一開始便在巨大的哀傷之中，一出一入，以四句描寫男子的矛盾心理，「出東門，不顧歸。來入門，悵欲悲」空間與視角的轉換，從義無反顧出門，轉換到不忍做壞事而回頭時，卻看見米甕已空、架上未有能溫暖的衣服，環堵蕭然，並非想為非作歹，但現實情況卻不容許他選擇善良。因此，為了妻兒的溫飽，丈夫「拔劍東門去」，詩中以此句轉折，營造出緊張的氛圍，為求得妻兒的生存，丈夫不得不出此下策，此時的妻子，因看著丈夫為了生存鋌而走險、捨身求全的矛盾心境，也不禁悲從中來。而妻子在情慟中以聲淚俱下的勸語，發出溫婉禮教的最後一擊：「他家但願富貴，賤妾與君共餬糜，上用食天之故，下用此黃口兒。今非！」妻子先以堅毅的夫妻之情勸之，雖然貧賤夫妻百事哀，但妻子不願丈夫以身犯險，以溫婉之態展現願與丈夫共同承擔的意	

志，再以祖先、神明告誡丈夫拔劍出東門的後果，最後以孩子慰留，期望丈夫能為後代著想，留一線生機。說之以理，動之以情，妻子的「今非」可謂慘痛欲絕。丈夫聽了不覺嘆息，丈夫又何嘗不想與妻白首呢？奈何現實中早已無法溫飽，因此猶豫之後，丈夫還是毅然決然離去，冒險犯科，踴躍求生。

〈東門行〉寫出了漢代社會中貧士生活的悲慘，為了生存不惜作奸犯科，而孤兒行則道出孤兒難以與兄嫂同居的悲豪慨歎，如此辛酸悲苦反映了市井小民的心聲，是漢代樂府最獨特，也最令人心酸之處。
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會——樂府詩專題

讀書會會議記錄

04/07(一) 18:00~21:00 第五次讀書會	讀書會主題：〈婦病行〉、〈戰城南〉賞析 地點：人文館 J213(曾金承老師研究室) 成員簽到：謝昱青 沈郁翔 甘郁豪 吳子雙 曾金承 簡成三
會議內容： 〈婦病行〉是一首充滿悲傷的詩篇，從三個不同的角度描繪了悲慘的世界。這首詩融合了病婦臨終的痛苦、孤兒的飢寒和親友的無奈哀嘆，構成了一曲淒涼的悲歌，讓人感到心碎。 詩的第一段描述了病婦的痛苦與孤獨，開頭便隱含了無盡的辛酸。病婦長期患病，躺在床上，應該由丈夫在旁照顧，然而丈夫卻未曾出現。病婦只能召喚丈人前來，這種無奈讓人不禁心疼。詩中寫道：「當言未及得言，不知淚下一何翩翩」，這些文字傳遞出病婦的極度痛楚和無助。接著，病婦在臨終前交待丈人照顧她的孤兒，語氣中充滿了對孩子的深深關愛。「屬累君兩三孤子，莫我兒飢且寒」這三句話中，母親的愛與擔憂表現得淋漓盡致。病婦知道自己即將離世，仍不斷叮囑丈人照顧孩子，這份母愛感人至深。 第二段講述了病婦去世後，孤兒的悲慘境況。小孩子無衣可穿，寒冷刺骨，無助的情形讓人心酸。年紀稍大的孤兒走到市集，遇見親友，無力起身，眼中充滿哀傷。這一段的描寫讓人看到病婦生前的擔憂「莫我兒飢且寒」終究變成了現實。孤兒在飢寒交迫中掙扎求生，讓人感受到無盡的悲涼。 詩的最後一段，從親友的視角展開，表達了他們對孤兒的深切憐憫。親友欲表現堅強，但在見到孤兒無依無靠時，心中的悲傷無法遏制。「我欲不傷悲，不能已」展現了他們無奈的情感。當他們帶著孤兒回家，發現孤兒依然不知母親已經去世，這讓他們的悲痛更加深重。最後，他們只能無力地嘆息，對這些無助的孩子充滿了深深的憂慮。整首詩通過病婦的臨終託言、孤兒的困境和親友的哀嘆，構成了一幅悲慘的畫面，表現了人世間的無常與痛苦，令人不禁心生悲憫。 〈戰城南〉開篇即指出，戰爭無所不在，無論是城南還是城北，將士橫屍滿野，死者無人收埋。詩人以烏鴉為象徵，呼籲其為死者號叫，進行招魂之禮，然後再進食。這一段描寫充滿陰森與慘澹，展現了戰爭的殘酷與死亡的無情。 詩中四句「水深激激，蒲葦冥冥，梟騎戰鬥死，驚馬徘徊鳴」，勾勒出戰後的破敗景象。戰鼓沉寂，天地間無生還者，只有冷流水和悲鳴的驚馬，營造出一片寂靜的悲哀氛圍，戰爭的慘烈在這裡表現得淋漓盡致。 接著詩人用一連串的反問，描述戰後的混亂局面。梁上築室，南北不通，荒廢的農田滿佈荊棘，百姓困苦，國君無法糊口。人命如草芥，飢餓、疲憊和無望充斥其中，這一切無非是戰爭所帶來的災難，詩人表達了對時勢所迫的無奈與悲哀。	

最後，詩人對忠臣的哀悼和讚揚呼之欲出。戰士們為國犧牲，奮不顧身，詩人對他們的英勇表示深切的敬意。這些為國捨生的英雄，日以繼夜地奮戰，表現出了無與倫比的忠誠與壯烈，詩人的詞句中充滿對他們的讚美和哀愁。

整首詩描繪了戰爭的恐怖與人命的脆弱，尤其是「野死不葬烏可食」的句子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詩人以哀慟的情感表達了對戰爭的憤慨，這樣的悲愴情感成為詩歌的核心，並使〈戰城南〉成為描寫戰爭殘酷的經典之一。
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會——樂府詩專題

讀書會會議記錄

04/21(一) 18:00~21:00 第六次讀書會	讀書會主題：〈燕歌行〉、〈怨詩行〉賞析 地點：人文館 J213(曾金承老師研究室) 成員簽到：謝昱青 吳子雙 許豪 解明盛 沈郁翔 曾金承
會議內容： 曹丕與曹植同為曹魏時期重要的文人作家，其詩歌內容多投射自己在政治官場上的不順與失意。古時文人常擬代思婦的角色書寫詩歌，個人在政治中遭受打壓的鬱悶愁苦，恰巧能與思婦難以言盡的悲懷相呼應，本次所要討論的兩首樂府詩（〈燕歌行〉、〈怨詩行〉），皆從思婦視角來書寫，然二者題材相近，表現手法卻有自己的獨特性，因此將二者安排於同一次討論，更能比較出兩者間的差別。 〈燕歌行〉寫清秋時節女子離所的別情，由景物入情，第一句便引我們走入蕭瑟悲涼的時節，與詩中女子的心境相應。在悲秋中見「群燕南歸雁南翔」，連候鳥都知曉回去故鄉的道理，身在遠方的良人卻始終杳無音信，女子終日苦悶等待良人歸來，反思自己的現況，又擔憂漂泊在外的良人，悲苦之情越顯沉重。全詩的結構安排自外景而入內情，由外在景物的描寫，到良人身上，再扣回自身，層層遞進，引人共鳴。接續等待的情節，接下來寫女子如何抒發自身煩悶，以彈琴作為解方，不料途中想起良人未在身旁，稍微緩和的鬱結又一次糾纏再一起，百思不得解。就連那天上高懸的牛郎與織女星，一年還有一次相遇的機會，她與良人，怕是難盼再見之時了。這種不言己身悲苦，反倒言他人不幸的同情語，使得整首詩的情感得以悠遠深刻。本詩的另一處特點，在於詩歌韻腳的安排，以平聲陽韻，塑造出委婉綿長的音律，一句一韻，緊密連接，連綿不絕。 〈怨詩行〉又名〈七哀〉，是曹植相當著名的作品。本詩寫怨婦思念遠方良人的情懷，暗寫曹植對兄長曹丕的情意和己身鬱鬱不歡的心情。表面上描寫思婦訴說被夫君遺棄的心情哀怨，實際上暗喻自己被長兄疏遠排斥的苦悶。開頭見物起興，藉由無心的流光帶有人徘徊的動作，暗示著女子遊移不定的心緒，為平淡的景物添上哀愁。值得一提的是其中「浮沉各異勢，會面何時諧」此二句含有委婉的怨和敦厚的體諒，一方面怨對方在外飄泊，一方面卻又體諒對方的行為，是因為情勢使然，此矛盾的心理將女子反覆不定焦慮的心境如實呈現在我們眼前。這種愛的真誠深厚是可以寄託友情真摯的，若以更多角度來詮釋本詩，更能為其增添欣賞時的旨趣，並加深詩的內涵。 將兩首詩相比，可以看出二者皆描寫了濃烈的思婦憂愁，將翹首盼望良人歸來的女子，書寫的活靈活現。然而二者側重描寫的面向不同，致使思婦的行為、形象產生差異。此二者也與先前所學習的漢樂府不同，創作者的身分從平民轉變為文人，象徵著樂府文學由俗轉雅的過程，從內容上也可見，文人的樂府創作更重視個人情志的抒發，也漸漸影響後來南北朝樂府在書寫題材上的新造與變革。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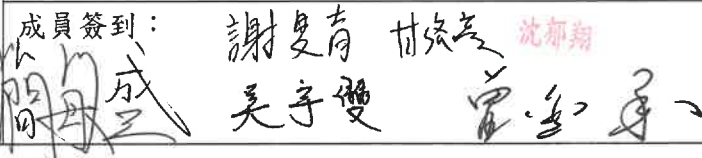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會——樂府詩專題

讀書會會議記錄

04/27(一) 18:00~21:00 第七次讀書會	讀書會主題：〈七哀詩〉、〈估客樂〉賞析
	地點：人文館 J213(曾金承老師研究室)
	成員簽到：謝曼青 甘張氣 謝明盛 吳子雙 沈郁翔 曾金承
會議內容： 王粲〈七哀詩〉是感時傷亂之作，內容先從長安（西京）寫起：「西京亂無象，豺虎方遘患。」此時的西京正遭逢董卓等人作亂，豪無王法。「復棄中國去，委身事荊蠻。」王粲只好離開此地，前往荊州。「親戚對我悲，朋友相追攀。」話別朋友。「出門無所見，白骨蔽平原。」出城後沿途所見風景皆是白骨遍野，同時期曹操〈蒿里行〉亦有類似描述：「白骨露於野，千里無雞鳴。」可見漢末戰火紛飛令百姓無法生存。「路有饑婦人，抱子棄草間。顧聞號泣聲，揮涕獨不還。」「未知身死處，何能兩相完？」有窮苦的婦人遺棄自己的骨肉在路邊草叢，只因亂世難以容身，更難養活小孩。戰時生靈塗炭、民不聊生之景使王粲不忍直視。「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長安。悟彼下泉人，喟然傷心肝。」最後遠望長安，不禁長嘆何時才能有明王賢君，能夠終結這個亂世。 〈估客樂〉二首出自齊代釋寶月，兩首皆以女子的視角書寫遠離家鄉的丈夫。〈估客樂〉其一：「郎作十里行，儂作九里送。拔儂頭上釵，與郎資路用。」淡寫九里相送和金釵贈君兩個動作，其中卻飽含女子的眷念與關懷。也用贈釵表達自己的柔情一片，期望夫君在旅途時不至於盤纏短缺。〈估客樂〉其二：「有信數寄書，無信心相憶。莫作瓶落井，一去無消息。」此首則是寫出送別時女子的吩咐之語，其中道盡了無盡的相思。一則希盼對方能時刻惦念著自己，另則表白自己終日素想，無法忘懷。後兩句女子透露出一絲擔憂，害怕對方如同落井的瓶子，杳無音訊，「莫」最能體現此種心情。「瓶落井」的取譬來自女子所熟悉的生活經驗，證明了樂府詩取材於現實的特色。	
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會——樂府詩專題

讀書會會議記錄

05/05(一) 18:00~21:00 第八次讀書會	讀書會主題：〈折楊柳歌〉、〈走馬川行奉送大夫出師西征〉賞析 地點：人文館 J213(曾金承老師研究室) 成員簽到： 
會議內容： 〈折楊柳歌〉的開頭以「門前一株棗，歲歲不知老」起筆，描繪了門前棗樹年年茂盛的景象，象徵時間的流逝和生命的延續。這一意象為下文奠定了基調，暗示女子的青春年華在流逝。接下來的「阿婆不嫁女，那得孫兒抱」，直指問題的核心：母親遲遲不讓女兒出嫁，怎能抱上孫兒？這句話既表達了對母親的埋怨，也透露出對未來的擔憂。「敕敕和力力，女子臨窗織」描寫了女子在窗前織布的場景，然而「不聞機杼聲，惟聞女嘆息」卻揭示了她內心的憂愁。這種以動襯靜的手法，生動地刻畫了女子的內心世界。當被問及「何所思」「何所憶」時，女子回答：「阿婆許嫁女，今年無消息。」 這句話道出了她內心的失落和無奈，表達了對母親失信的埋怨和對婚姻的渴望。〈折楊柳歌〉以樸實的語言和真摯的情感，生動地刻畫了古代待嫁女子的內心世界，反映了她們在婚姻問題上的無奈與渴望。詩中通過對細節的描寫，展現了人物的心理活動，具有很強的感染力。這首詩不僅是對古代女子生活的真實寫照，也是對傳統婚姻制度的深刻反思，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。 〈走馬川行奉送大夫出師西征〉的開頭以「君不見」起興，吸引讀者注意，接著描繪了走馬川一帶的荒涼景象：「平沙莽莽黃入天」。這句話形象地展現了廣袤無垠的沙漠，黃沙漫天，天際相連的壯闊場景，營造出蒼涼的氛圍。 接下來，詩人描述了輪臺九月的惡劣天氣：「輪臺九月風夜吼，一川碎石大如鬥，隨風滿地石亂走。」九月正值深秋，西北地區寒風凜冽，狂風捲起如鬥大的碎石在河川中肆虐，展現了邊塞地區的嚴酷自然環境。 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詩人轉而描寫戰爭的緊張氣氛：「匈奴草黃馬正肥，金山西見煙塵飛，漢家大將西出師。」草黃馬肥，暗示匈奴騎兵正在整裝待發；金山以西煙塵四起，預示戰事將起。此時，漢朝的大將率軍西征，準備迎擊敵人。 詩人進一步刻畫將士們的艱苦生活：「將軍金甲夜不脫，半夜軍行戈相撥，風頭如刀面如割。」將軍們身披鎧甲，夜不解甲，半夜行軍，兵器相互碰撞，寒風如刀割面，描繪了將士們在惡劣環境下的堅毅與勇敢。 接下來，詩人以細節描寫將士們的艱辛：「馬毛帶雪汗氣蒸，五花連錢旋作冰，幕中草檄硯水凝。」戰馬毛上帶著積雪，汗水蒸騰，轉眼間又結成冰；帳中起草軍書，硯中的水也凍結，生動地再現了邊塞的嚴寒和將士們的艱苦。 最後，詩人表達了對敵軍的震懾和對勝利的期盼：「虜騎聞之應膽懾，料知短兵不敢接，	

車師西門佇獻捷。」敵軍聽聞漢軍的威勢，應該會膽戰心驚，不敢近身交戰；詩人相信，捷報將從車師西門傳來，表達了對勝利的信心。

岑參是盛唐時期的著名邊塞詩人，他多次出塞，對西北邊疆的風土人情有深刻的體驗。此詩作於他隨軍出征期間，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邊塞的自然環境和軍旅生活，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。〈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〉通過對邊塞荒涼景象和將士艱苦生活的生動描寫，展現了戰士們的英勇無畏和對勝利的渴望。詩歌語言質樸，意境雄渾，充分體現了岑參邊塞詩的豪邁風格，給人以強烈的視覺和心靈震撼。
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會——樂府詩專題

讀書會會議記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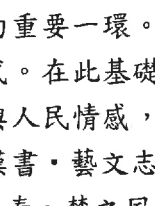
05/12(一) 18:00~21:00 第九次讀書會	讀書會主題：〈戰城南〉(新樂府)、〈兵車行〉賞析 地點：人文館 J213(曾金承老師研究室) 成員簽到：謝曼青 吳子雙 沈郁翔 曾金承
會議內容： 自南朝齊梁以來，文人作樂府總抄襲古題，未能有新意、新題，但也因此能從古題中延伸出更豐富深刻的內容，如李白〈戰城南〉。李白的〈戰城南〉是一首悲壯激昂的戰爭詩，詩中透過古題表達對戰爭的殘酷、無情的控訴，也蘊含著對生命的惋惜與對功名的反思。〈戰城南〉開篇以「戰城南，戰城北」時間的轉變，昭示戰爭漫漫長路的奔波，而「桑乾」、「蔥河」、「條支」、「天山」則展現在邊疆空間移動中的戰爭苦況，「三軍盡衰老」則呈現了在漫長的戰爭中，昔日的英姿風發早已成為現在的衰老體態，廣大士兵在無謂的戰爭中耗盡了青春的年華和壯盛的精力。第二段以歷史為鑑，「以殺戮為耕作」、「唯見白骨黃沙田」以鮮明的畫面，呈現烽火戰爭的真實畫面。第三段則為戰後場景的捕捉，殘酷的戰爭往往民不聊生，士兵死傷慘重之下，失去主人的戰馬只能仰天悲鳴，而整片的屍體白骨，成為烏鴉生存的食物，「銜飛上掛枯樹枝」，畫面極為殘忍，卻也令人無法想像此景曾為現實。李白不禁深深的諷刺，「將軍空爾為」勝利能滿足一時的虛榮，但那背後的千萬生命，也或許是將軍明日的歸宿。最後一段李白提出自己的想法，上位者打著安居樂業的旗號宣戰，卻往往產生更多不可抹滅的傷亡，戰爭百害而無一利，李白藉由樂府寫實的精神，抒發自己對戰爭的批判。〈戰城南〉與李白的其他浪漫作品不同，展現了他對時代動盪的深刻思考，也是古典詩歌中反戰詩的經典之作。 〈戰城南〉以刻劃戰爭的真實畫面來拋出反戰的想法，而杜甫的〈兵車行〉則以人物敘述的方式，展示出上位者窮兵黷武、苛政賦稅的黑暗面。 〈兵車行〉一開始先描寫送行的場面，「牽衣頓足攔道哭，哭聲直上千雲霄。」每場戰爭背後最深的期盼都來自於親人的心願，送行時的浩大隊伍，往後又能有幾人平安歸來呢？而後，杜甫以行者回答道旁過者的話來展開一大段苦楚的敘述。「或從十五北防河，便至四十西營田。去時里正與裏頭，歸來頭白還戍邊。」先以時間與空間描述青春歲月的流逝，再以頭白還戍邊一句對比出歲月的虛擲，緩慢而浩大的戰爭、兵役徵調的冗長時間，都是從征人年年月月的辛酸。「邊庭流血成海水，武皇開邊意未已。」上位者的好大喜功與從征者們血流成河的悲慘，呈現了諷刺的對比，「縱有健婦把鋤犁，禾生隴畝無東西。」戰爭肆虐成廢墟，社會經濟蕭條，土地早已被蹂躪到無法提供食物，可謂生民塗炭。「長者雖有問，役夫敢申恨？」以反問帶出下面幾句內心的憤恨不平，「縣官急索租，租稅從何出？」地方官員暴政，對待百姓苛刻，但在戰爭亂世之中，又何來租稅可繳納呢？下一句「信知生男惡，反是生女好。生女猶得嫁比鄰，生男埋沒隨百草。」	

更是直接帶出對於戰爭的體悟，生兒子不如生女兒，女兒至少還能在同一家鄉盡孝，但因為戰爭，男子皆被徵召赴沙場，能否平安歸來皆不可知，若戰敗更是屍首全無，僅能埋沒於荒野百草之中，如此末世使原本以求子為重的社會價值觀早已被抹滅殆盡。「君不見，青海頭，古來白骨無人收。新鬼煩冤舊鬼哭，天陰雨濕聲啾啾。」最後幾句則勾勒出亡魂在淒風苦雨的沙場上黯然徘徊，白骨也無人收屍，而新逝去的鬼魂還冀望能喊冤反賊，而逝世已久的鬼魂早已淒涼寒慄，在一片荒蕪中，暗自垂淚了。

杜甫的〈兵車行〉跳脫窠臼，自出己意、自立新題，並以時事寫實的刻畫，不作泛泛虛語，使我們得以知曉戰亂下的百姓悲哀，以及時代的黑暗。
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會——樂府詩專題

讀書會會議記錄

05/19(一) 18:00~21:00 第十次讀書會	讀書會主題：綜合討論：樂府詩的價值 地點：人文館 J213(曾金承老師研究室)
會議內容： 自《詩經》和《楚辭》之後，漢代的樂府詩承接了中國詩歌發展的脈絡，並成為詩歌創作的重要一環。樂府詩延續了《詩經》所展現的民間文學風格，保持了樸實真摯的表達方式。在此基礎上，樂府詩進一步拓展了表現手法與題材，深入描繪社會現實、民間生活與人民情感，為後世詩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，開創了嶄新的詩歌創作風貌。 《漢書·藝文志》在敘述西漢樂府詩時指出：「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，於是有代、趙之謳，秦、楚之風。皆感於哀樂，緣事而發。」兩漢的樂府詩多為創作主體有感而發，具有強烈的針對性。激發樂府詩創作靈感的，通常是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事件，詩歌所表現的，也多是人們普遍關心的敏感問題，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苦樂、愛恨，以及對生死的態度。 樂府詩的作者來自不同階層，擁有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，因此其筆觸能深入社會的各個層面，反映出當時社會的多樣面貌。例如，〈孤兒行〉表現了平民百姓的疾苦；〈東門行〉描述了因生活所迫而踏上反抗之路的男子；〈折楊柳歌〉則表現了女子的待嫁心情……這些樂府詩讓我們得以窺見當時社會的面貌，並了解生活中各式各樣的人們內心的所思所想。在表現人世間的苦樂與兩性關係的愛恨時，樂府詩深受《詩經》的影響，仍然保有國風、小雅的餘韻；而在抒發對樂生惡死的願望時，則主要繼承了楚文化的傳統，受到《莊子》和《楚辭》的影響。 樂府詩對後世詩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，尤其對唐詩的繁榮起到了奠基作用，特別是對「新樂府運動」的影響。唐代詩人如杜甫、白居易、元稹等，承襲了樂府詩關注現實、抒寫民生的精神，創作了大量反映社會問題的詩作。 唐代以後，文學批評家更為推崇樂府詩的平易近人與關懷民生的特點。白居易曾提出「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」，這句話直接體現了樂府詩的現實關懷精神，並深刻影響了後來的詩詞創作。	成員簽到： 

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會——樂府詩專題

讀書會會議照片



照片說明：第一次讀書會



照片說明：第三次讀書會



照片說明：第五次讀書會



照片說明：第七次讀書會



照片說明：第九次讀書會



照片說明：第十次讀書會